

狐魅天下

HU MEI TIANXIA

【第二部】神武衣冠

藤萍◎著

寻死坟，死者何堪？
纵横论，怎论天下？
虽神武侯不得其解。
容颜玉，毁之何惜？
茶花牢，牢底甚密？
竟衣冠冢难返往昔。



作家出版社

作家出版社

【第二部】神武衣冠

藤萍◎著

天狐魅

HU WEI TIANXIA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狐魅天下·第二部·神武衣冠/藤萍著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8.1

ISBN 978-7-5063-4222-3

I. 狐… II. 藤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02871 号

狐魅天下·第二部·神武衣冠

作者:藤 萍

责任编辑:岳 阳

特约监制:孟 祎 杨 俊

特约编辑:崔 西

装帧设计:小 贾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(邮购部)

E-mail:zuoj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a.net.cn

印刷: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150×220

字数:185 千

印张:7.75

版次:200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:978-7-5063-4222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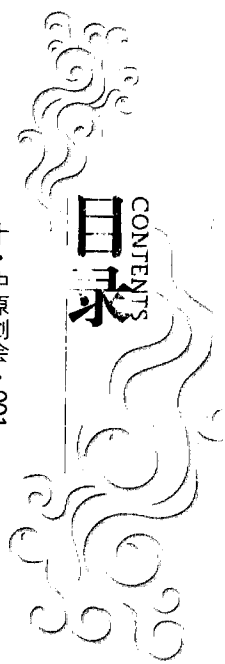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他柔声道：“你要走就早点走，惹得我牵肠挂肚、哪一天心情不好，杀了你们母子放火烧成一把灰收在我身边……就可以陪我一生一世……”



十·中原剑会·001

十一·静夜之事·019

十二·先发制人·039

十三·桃衣女子·063

十四·乱心之事·085

十五·琵琶弦外·103

十六·碧云青天·125

十七·三天之内·153

十八·两处闲愁·189

十九·琅邪公主·225



“咳咳……”

西蕃客栈之中，天字一号房内，有人低声咳嗽，气堵于胸，十分疲弱。

一人倚在门口，望天不语。另一人提着一壶热水，正待进门，见状淡淡地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倚门之人凉凉地道：“发愁！”另一人道：“嘿，中原剑会使者即将前来，就待接他去主持大局，对抗风流店燎原而起的毒灾，如此情形你发愁也无用。”倚门之人冷冷地道：“江湖上下人人都指望他去主持大局，结果他既被火烧、又中毒，现在闹得武功全失，神志不清，教天下人如何指望他主持大局？我看那中原剑会的使者一来，吊死他也不信里面那人真是唐俪辞。”

话说到唐俪辞，这倚门而立的人自是“天上云”池云，而另一人自是被唐俪辞重金所买的沈郎魂了。

话正说到这里，客栈掌柜引着一人匆匆上楼，对池云赔笑道：“池大爷，有一位客官非要上来，说是您的朋友。”

池云挥了挥手，掌柜退下，他所带的那人站在当地，对池云和沈郎魂拱了拱手。池云上下打量来人，只见这人青衣佩剑，衣裳并不华丽，却是挺拔，面目俊秀、气质沉稳，称得上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剑客公子，“阁下如何称呼？”

青衣人微微一笑：“在下姓余，‘青冠文剑’余负人。”池云皱起眉头，这什么“青冠文剑”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是新出江湖的人物？“你是中原剑会的使者，要来接姓唐的去好云山？”青衣人点头，目光在两人脸上流转，“恕在下唐突，不知唐公子人在何处？”

这位“青冠文剑”余负人眼力不弱，一眼看出他们两人不是唐俪辞，沈郎魂提起水壶，淡淡地道：“跟我来吧。”池云截口道：“且慢！”他出手拦住余负人，冷冷地道，“单凭你一句话，信口胡吹的名号，就能说

明你是中原剑会的人？你的证明何在？”

余负人衣袖轻拂，“不知池大侠需要什么样的证明？”池云听他口称“池大侠”，微微一怔，“使出中原剑会第九流的传统剑招，一凤九霄，我就信你是剑会使者。”

“两位如此谨慎，莫非是唐公子出了什么意外，不便见客或是身上负伤，所以不能轻易让陌生人接近？”余负人含笑道。

池云又是一怔，“你……”沈郎魂淡淡地道：“不必了，来人背上之剑，是中原剑会第十一剑‘青珞’，再说一凤九霄江湖上会使的人没有八百也有一千，毫无意义。”他推开房门，“余负人，进来吧。”

西藩客栈的天字第一号房内雕饰精美，桌椅俱是红木，茶几横琴，床榻垂幔，装饰华丽。余负人踏入一步，心中微微叹息，富贵之人不论走到何处都如此富贵，贫贱之人不论走到何处都一样贫贱。贫贱之人永远也无法想象富贵之人究竟是如何度日，更无法想象许多坐拥金山银山、不愁吃穿的人，为何总是活得不满足、活得愁云惨雾。

紫色垂幔的床榻上倚坐着一人，银发垂肩，闭目不动。

床榻上尚有一个不足周岁的孩子，正努力地在榻上爬，有时摔了一下，滚了滚，又卖力地爬着。

银发人的面颊柔润，并不苍白，只是隐约有一层晕黄之意，仿佛原本脸色应当更好，如今血色有些不足，此外眉目如画，乃正如传说中国文雅秀丽的贵公子。

“在下余负人，来自中原剑会，前些日子唐公子以碧落宫碧涟漪为代，身外化身潜入风流店故地探察情况，不知结果如何？”余负人拱手为礼，“在下是否打扰了唐公子清净？”

池云跟在他身后，见状唇齿一动，刚要开口说唐俪辞受到强烈刺

激，武功全失、神志不清，哪里还会说话……他尚未说出口，却见唐俪辞双目一睁，“余少侠远来辛苦，不知近来江湖形势如何？”

此言一出，池云和沈郎魂面面相觑，自从唐俪辞从菩提谷中出来，不是恍恍惚惚就是胡言乱语，要不然就是不肯说话绝食绝水，浑然不可理喻，却不知余负人带着中原剑会的邀请而来，他竟突然变正常了？

“风流店再度夜袭两个门派，六十八人身亡、一百四十四人伤，”余负人道，“昨日和中原剑会短兵相接，双方各有死伤，剑会擒下风流店面具人三人，揭开面具，都是各大门派门下弟子，非常头痛。猩鬼九心丸之毒不解，江湖永无宁日，但看他们毒发的惨状，剑会均是于心不忍，思其罪恶，却都是难以饶恕。”他再度一礼，“唐公子智计绝伦、武功高强，又擅音杀之术，正是风流店大敌，剑会众长老商议，欲请唐公子主持大局，与剑会、碧落宫联手，为江湖除此大患。”

唐俪辞眼眸微动，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，“那么……池云准备车马，我们即可上路了。”

上路？池云瞪眼看他，就凭他眼下这种模样，还能上路？“你——”

“备车。”唐俪辞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。

余负人目光一掠沈郎魂，“敢问唐公子……”

沈郎魂淡淡地道：“他有伤在身，尚未痊愈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余负人虽然口称原来如此，但显然心里并不释然。唐俪辞武功高强，能在猫芽峰上战败风流店之主的人，怎会短短数日身负重伤？并未听闻他遭逢什么强敌，并且以他说话声音听之，中气疲弱，伤得很重。

“不妨事。”唐俪辞缓缓从床上坐了起来，“近来可有听闻风流店之主……柳眼的行踪？”

“柳眼？”余负人道，“江湖中人尚不知风流店之主名叫柳眼，唐公子此去风流店故所，看来所得不少。”

“咳咳……”唐俪辞再度睁开眼睛，“风流店中隐藏甚多辛秘，不是一时三刻能够明白的，情况未明之前，暂且不提。碧落宫动向如何？”他闭目片刻，目中已略微有了些神采，不似方才萧然无神。

“宛郁宫主忙于迁宫之事，一时三刻只怕无法分心应对风流店。”余负人道，“如今江湖之中人人自危，各大门派严令门下弟子回山，各持紧缩自保之计。风流店倚仗毒药之威，已成当今江湖一煞，谁也不知何时何地，他们要进攻何门何派。”

“普珠上师可是中原剑……会……咳咳，剑会之一？”唐俪辞低声道，“近来可有普珠上师的消息？”

“普珠上师？”余负人颇为意外，“普珠上师确是剑会之一，近来普珠上师为平潭山火灾一事，前往救人，听闻刚刚返回少林寺。”

“等我前往好云山之后，剑会先向少林寺借用普珠上师一时，这位大师武功很高，疾恶如仇，对付风流店必是一大助力。”唐俪辞微微一笑，因为重伤在身，笑得有些乏力，颇现柔和温弱之色。

特地要普珠上师，理由真是如此简单？池云看了唐俪辞一眼，这头白毛狐狸前几天疯疯癫癫，难道都是装的？看了这一眼，他却瞧见唐俪辞右手握拳，在被下微微发抖，显是握得极用力，微微一怔，他——

“池云这就去备车吧，”沈郎魂淡淡地道，“余公子，待我打点行囊，这就出发。”

余负人微笑道：“马车我已备下，车夫乃是本会中人，比外边雇的隐秘得多，几位收拾行囊，这就走吧。”他当先出门，下楼召唤马车。

“此人气度不凡，只怕在剑会中不是寻常人物，邵延屏让他来请

客，可见对他的器重。”沈郎魂淡淡地道，“但为何名不见于江湖，其中缘故，真是启人疑窦。”他目光一转，转到唐俪辞身上，“你……”

唐俪辞长长地吸了口气，刹那浑身都颤抖起来，身子前倾，几乎倒在被褥之上。池云和沈郎魂双双出手相扶，触手冰冷，他浑身都是冷汗，双手握拳按在额角两侧，浑身颤抖，竟一时止不住。

“果然……神志昏乱，勉强镇定只会让你心智更加紊乱，”沈郎魂冷冷地道，“何必在外人面前强作无事？此时此刻你分明对风流店之事无能为力，就算你不承认，也不得不说你那好友对你所下的毒计，的确是步步得逞，没有一处你不落在他彀中。既然一败涂地，就该认输，大丈夫输得起放得下，何必硬要逞强，在此时此刻担起重担？”他瞪了唐俪辞一眼，“你当真做得到？”

“我为何做不到？”唐俪辞低声道，“我若做不到，一定会发疯……哈哈……”他低声笑，“我若发疯，一定要害死比他更多的人……反正全天下都是死人，死了谁我都不在乎。到处都是死人在跳舞，死人会跳舞，哈哈……”池云和沈郎魂面面相觑，“啪”的一记轻响，沈郎魂一掌拍上唐俪辞头顶，渡入少数真力，唐俪辞微微一震，突然安静下来。池云冷冷地道：“冷静！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唐俪辞再度长长吸了口气，压在额角的双手终于缓缓放了下来，右手按在胸口，“我……”

“你若稳不住心智，便谁也救不了，”沈郎魂道，“更不能让任何人回头。”

唐俪辞的手缓缓落到被褥上，一边的凤凤用力爬过来，小手按到他的手掌上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凤凤的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轻轻一笑：“我刚才说了些什么？”



“白毛狐狸，就凭你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前往好云山当真没有问题？”池云皱眉皱得很深，“你不要在剑会那些老王八面前发疯，那些人本就信你不过，要是你有了什么过失，吞也活吞了你。”

“我……”唐俪辞轻轻地笑，“我想我比刚才要好一些，至少想一件事的时候思路尚能连贯……若我不知不觉做错了什么，你们要记得提醒……我会打圆场。”

“你——”池云本来怒气上冲，骂到嘴边却叹了口气，“你就是非去不可，就算半疯不疯装模作样勉强逞强也要去就是了？”

“嗯。”唐俪辞闭上眼睛，唇边浅笑微现，然而神色颇为疲惫，“咳咳……我头痛得很，暂时……莫和我说话。”他缓缓自床榻上起身，自椅上拾起一件衣裳，披在肩头，抱起凤凤，慢慢往外走去。

池云匆匆将行囊自柜中取出，追了出去。沈郎魂微微一叹，也跟了上去。

客栈门外停了两辆马车，余负人已在马车之旁，唐俪辞径自上车，池云匆匆跟上，沈郎魂与余负人登上另一辆马车，白马扬蹄，往东而去。

“恕我直言，唐公子之伤看起来非同寻常。”余负人坐上马车，将背上青珞持在手中，其人动作稳健，神色自若，虽然和沈郎魂同车，浑身不露丝毫破绽。沈郎魂静静坐在一旁，听余负人之言，他沉默了一阵，突然道：“你可曾是杀手？”

余负人微微一笑：“沈郎魂的眼力，果然也是非同寻常。”他这么说，是自承其言，微微一顿，他道，“杀手的眼里，一向容不下半点沙子。”

“唐俪辞的确伤得很重，不过尚不致命。”沈郎魂淡淡地道，“这世上只要不是要命的伤，就不是伤。”余负人道：“同意。不过我很好奇，究竟是谁能伤得了天下无双的唐公子？”沈郎魂淡淡地道：“哈哈，你

这句话难道不是讽刺吗？”余负人微笑：“岂敢……我是由衷之言，今日你若不说，我必是睡不着的。”

“嘿嘿，风流店的据点，飘零眉苑之中遍布机关，他是被那些机关所伤。”沈郎魂闭目道，“但也查探了其中所有地点，风流店的内幕，可谓深不可测，人才济济，大出人意料之外。”余负人目光流动，“是什么样的机关竟能伤到他？”沈郎魂道：“铁甲百万兵、火焰桥、火焰蛇、留人闸，以及……朋友。”余负人道：“朋友？那是什么样的暗器？”沈郎魂淡淡地道：“最伤人的暗器，不是吗？”余负人微微叹了口气：“原来唐俪辞是一个顾惜朋友的人……”他道，“实不相瞒，根据之前江湖上对唐公子的传言，唐公子不该如此心软。”沈郎魂道：“江湖传闻，唐俪辞是如何一个人？”

“自然是天下除皇宫大内之外最有钱的男人，并且，是年轻俊俏、温文儒雅的男人。”余负人微微一笑，“并且其人武功高强、眼光犀利、心计超绝，能在江湖大众未看穿余泣风的真面目之前动手将他诛灭，又能联合碧落宫在青山崖大败风流店，更将风流店之主击下悬崖，行动效率极高，武功超凡脱俗，虽然手段略嫌稍过，却也是江湖百年少有的俊杰。”

“既然是俊杰，为何你以为他不会顾惜朋友？”沈郎魂淡淡地问。余负人叹道：“不知为何，在我内心之中始终觉得唐俪辞该是一名心计更胜传闻的高手，顾惜朋友、祸及己身，拖累行动的效率，打乱预定的算计，不是智者所为。”沈郎魂低笑，“哈哈，我也曾经这样认为，可惜……他却不是这种人。”

“他怎能不是这种人，不是这种人，在如今江湖局势之中，他要如何自处？”余负人淡淡地道，目光缓缓落在手中青珞之上。青珞剑精钢



为质，剑芒发青，而握在手中之时只是一支花纹简陋的三尺长剑，不见任何特别。沈郎魂也淡淡地道：“若他真是那样的人，说不定你我只会更失望，不是吗？”余负人笑了：“哈哈，也许——但一旦身为中原白道之主持，便不能有弱点。中原剑会之所以选择唐俪辞，也正是看中他身无负累，不像宛郁月旦毕竟身负满宫上下数百人的性命。”

“哈哈，我不能说剑会的选择是对是错，但也许……宛郁月旦会更像剑会期待之人。”沈郎魂淡淡地笑，“又或者……唐俪辞会超出剑会的期待，也未可知。”

马车以碎步有条不紊地前行，车夫扬鞭赶马，很快没入青山翠影之中。

好云山。

浓雾迷茫，令天下习剑之人为之敬仰的中原剑会便在此处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好云山中一处青砖暗瓦的院落，便是天下驰名的剑会“善锋堂”。

善锋堂上的暗色瓦片，均是已断长剑剑鞘，每一柄断剑，均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。两辆马车缓缓上行至善锋堂门前，门前两人相迎，一人紫衣背剑，一人灰衣空手。余负人自马车上当先下来，双双抱拳：“邵先生，孟大侠。”

紫衣背剑的是邵延屏，灰衣的是“孟君子”孟轻雷。

邵延屏饶有兴致地看着马车，上次在青山崖碧落宫，被宛郁月旦和唐俪辞无声无息地摆了一道，将碧涟漪当做唐俪辞，这一次他必要好好看清这位传说纷纭的唐公子究竟生得何等模样。

马车微晃，邵延屏心中微微一动，上等高手行动，落叶尚且不惊，怎会马车摇晃？一念疑虑尚未释然，只见车上下来一人，一身淡灰衣

裳，灰色布鞋，其上细针浅绣云痕，云鞋雅致绝伦，衣裳却甚是简单朴素，其人满头银发光泽盎然，回过头来，眉目如画，诚然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。邵延屏打量了来人一眼，心里啧啧称奇，银色头发前所未见，这就罢了……这人左眉上的断痕——绝非天然所断，而是刀伤，并且那柄刀他虽然从未见过，却大大有名，这刀痕略带两道弧度，犹如梅花双瓣，乃是“御梅主”那柄“御梅”。

“御梅主”此人已是三十年前的传说，传闻此人清冷若冰雪，刀下斩奸邪皆是一刀毙命，出现江湖寥寥数次，救下数位德高望重的江湖前辈。在三十年前一次中原剑会之中一刀败尽英雄，名声超然天下，为当时武林第一人。不过时过境迁，此人已经许久不见江湖，当今的武林中人知晓“御梅主”的人只怕不多，“御梅”刀痕出现在唐俪辞左眉之上，邵延屏心中顿时高兴至极——这说明此人真是奇中之奇，实是万世罕见的宝贝，世上再没有比唐俪辞更为古怪的人了。随着唐俪辞下车，马车上其余三人也随即下车，缓步前来，其中一人怀抱婴儿，形状古怪，引人注目。

“唐公子，”孟轻雷欣然道，“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？”他曾在京城国丈府见过唐俪辞一面，对其人印象颇好，也知怀抱婴儿的是池云。

唐俪辞眼波微动，看了孟轻雷一眼，微微一笑：“别来无恙。”他走得很平静，不动真气，邵延屏和孟轻雷便看不出他功力如何，对邵延屏微微颌首，“邵大侠久仰了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唐公子才是让邵某久仰。”邵延屏打了个哈哈，随即叹了口气，“剑会上下都在期待唐公子大驾光临，昨日风流店率众灭了长风门，我等晚到一步，虽然救下数十位伤患，却未能挽救长风门灭门之祸，也不知它究竟何处得罪了风流店。唐公子才智绝伦，正好为我等一

解疑难。”

“那么……不请我喝茶？”唐俪辞一伸衣袖，浅然而笑，“顺道让我看看名传天下的善锋堂究竟是什么模样。”

“哈哈，唐公子雅意，这边请。”邵延屏当先领路，往门内走去。善锋堂地处浓雾之地，门窗外不住有白雾飘入，犹如仙境，然而水汽浓重，呼吸之间也感窒闷沉重。堂内装饰堪称华丽，种植的奇门花草在浓雾之中缓缓滴水，颜色鲜艳，厅堂整洁。踏入客堂，便看见十数位形容衣貌都不相同的人散坐堂中，眼见几人进来，有些人冷眼相看，有些人站起相迎，其中神情古怪的一人黑衣黑剑，便是“霜剑凄寒”成缙袍。

唐俪辞对众人一一看去，众人的目光多数不在他身上，而是略带诧异或鄙夷地看着沈郎魂，对江湖白道而言，朱露楼的杀手毕竟是浑身血腥的恶客。沈郎魂面无表情，淡淡地站在唐俪辞身后，只见唐俪辞衣袖一振，往客堂中踏入一步，略略负手侧身，姿态甚是倨傲，言语却很温和：“唐俪辞见过各位前辈高人，各位的高风亮节、剑术武功，唐俪辞都是久仰了，今日得见，不胜荣幸。”

他的姿态很微妙，以居高临下之姿，说谦和平静之词，竟不显得有半分作伪。各人听入耳中，都感诧异，却并不愠怒，隐隐然有一种被抬了身价的感觉，毕竟受唐俪辞恭维与受其他人恭维大大不同。成缙袍缓缓地问：“来到剑会，你将有何作为？”

“查找风流店背后真正的主使、其进攻的规律、现在新建的据点，以及……柳眼的下落。”唐俪辞唇角微扬，“柳眼是风流店表面上的主人，但我以为真正的主使另有其人，并且风流店中另一路红衣役使尚未出现，种种疑惑必待来日方解，要除风流店之祸，定要借重剑会之力。”

“哈哈，剑会也必定要借重唐公子之力。我给唐公子介绍，这位是……”

邵延屏目光不离唐俪辞左眉的刀痕，一边指着成缙袍身边一人道，“‘云海东凌’……”

“‘云海东凌’蒋先生。”唐俪辞微笑道，目光转到另一人身上，“这位是‘九转神箭’上官飞。”蒋文博与上官飞微微一怔，两人均已隐退多年，唐俪辞何以能认出？只见他目光流转，将座下众人一一敬称，偶尔一二赞誉，便让众人感觉他对自己生平事迹深有了解，并非随口奉承。邵延屏哈哈大笑：“堂里已经开席，各位远道而来，一见如故，请先填饱了肚子再相谈，这边请、这边请。”

唐俪辞微微一笑，举手相邀，各位欣然而起，一同赴宴。

池云一边凉凉地看着，孟轻雷哈哈一笑，将他拉住，请善锋堂中女婢代为照看凤凤，一同往流芳堂而去。沈郎魂身形微晃，正在邵延屏开口招呼之前，失去踪迹。余负人未料沈郎魂倏然而去，脸现讶异之色，跟在孟轻雷身后，进入宴席。

席中，池云持筷大嚼，傲然自居，旁若无人，邵延屏热情劝酒，他来者不拒，在座皆是前辈，年纪最小的成缙袍也比他大了十来岁，他却谁也不放在眼里。“天上云”名声响亮，人人皆知他是这般德行，倒也无人怪罪，众人关心所在，多是唐俪辞。

唐俪辞左手持筷，夹取菜肴动作徐缓优雅，与寻常武林中人大不相同。邵延屏眼光何等犀利，他就坐在唐俪辞身边，瞧出他左手上十来个极细微的伤口，乃是蛇牙之伤，心中又是大奇，他怎会被毒蛇咬到？

“敢问唐公子手上伤痕，可是银环之伤？”对座一位黑髯老者突问，“并且银环之数为十三，乃是银环之中最毒之一种？”池云闻言“哼”了一声，唐俪辞微微一笑，右手举起，撸开衣袖，众人只见他双手之上斑斑点点，净是伤痕，右手比左手更为严重，不禁骇然变色，蒋文博失声